

每到岁末盼事宁

□巢焯

当北风渐紧,外出执行需要裹紧衣服的时候;当文件渐多,办公室的电话响得更急的时候;当案卷渐高,需要更仔细在卷宗文海、村头巷尾找寻财产信息的时候,我知道这一年又将过去。

这是我到执行局工作的第三年。在这里,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紧张和忙碌。只要有情况、有线索、有需要,随时就要出发。多少次,放弃节假日组织当事人执行协商;多少次,接完当事人电话马上奔赴现场。院门口的路灯,最清楚我们的执行干警加过多少次夜班。

在执行局的第一年,腊月廿九,一早,因申请人的一个电话,我们驱车七十余公里在岳阳市区一宾馆抓获一被执行人。记得那一年刚好是武汉发现了新冠疫情,而我们的干警还不知道疫情的存在,面对被抓获的咳嗽不止的被执行人没有采取半点保护措施。事后,一个干警给我看了她女儿发的微信,告诉她武汉出现疫情,外出工作要戴口罩;庆幸最终案件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,那位被执行人也只是咳嗽,当事人双方和我们的执行干警都过了个平安年。

去年腊月廿九,北风裹着冷雨,申请人给我打了个电话,称久未露面的被执行人回家过年了。放下电话,我们赶到了乡下被执行人胥某家中。一进门就赶上一姨妯正在杀鸡备菜,似乎是

为年三十做准备。聊了几句才知道这位姨妯正是胥某母亲,而胥某刚好上街备年货去了,然后胥姨妯继续忙她的事,让我们在一旁等着。半个多小时后,胥某提了些年货回家了。

胥某回来后,申请人刘某和胥某火药味渐浓。随后我们用执行干警特有的“调解大法”,从背靠背到面对面,从谈态度到聊责任,从表诚意到做规划。一上午,从被执行人胥某一家的冷面相对,到胥姨妯的热茶相送;从刘某与胥某的怒目相向,到旧手重携。一张写得满满当当的执行和解协议就是给他们、给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。

而今年,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年呢?

我知道,忙了一年的执行干警也想早点回家和家人团圆过个热闹年,而我们的当事人,也同样想好好的过个年。

每到岁末盼事宁!怎么宁?怎样才会宁?

记得母亲罹患乳腺癌在省肿瘤医院治疗期间,有一件事让我很有感触。当时,一位患者因单据事宜和医务人员吵了起来。看着争吵的双方,我突然把法院和医院联系起来。谁没病没痛的会上医院?谁没纷没争的又会上法院?医院、法院于我们是职业、是工作,而于他们就是期盼、是希望。想通了这些,我们还会和他们争吵么?还会不用心工作,给他们公平并予之实现么?想到这,曾因加班受的累,曾因工作受的气,曾因不被理解的抱怨,都烟消云散了。

每到岁末盼事宁!而这何尝不是大家所盼呢?行百里者半九十,没有真正走完那最后一公里,又怎有案件的解决与实现。只有我们的倾心付出、竭尽全力,才会有当事人的案结事了、平静安宁;才会有当事人的真金白银、权益实现;才能让当事人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!



春节看大戏

□杨政刚

皑皑雪花覆盖原野阡陌,鞭炮伴着宰年猪声此起彼伏,农村的年味越来越浓,这让我情不自禁想起儿时的过年了。

记得,有一年,我们家杀了年猪,妈妈将一块块腊肉晾在茅屋灶台上,熏得腊黄腊黄的,待腊月大块朵颐。谁知有一天打开厨房,只见厨房顶开了一个天窗,白色雪花飘飘而入,铺在我们灶台、黑锅上,屋顶一片狼藉。原来,我家腊肉被梁上君子一夜扒开房顶偷走了。那时,我们姊妹五个一年到头就盼望过年吃腊肉。妈妈镇定了一会儿说,算了,这年头别人也要过年,只当作春节礼物送人了。我们几姊妹有些无语,猜想着妈妈怎样打发我们。

快近年关,妈妈兴高采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,说老母鸡生了不少蛋,提到集市上换了些钱,带大家到县城提前过年。我们兴奋无比,欢呼雀跃。

到了县城,妈妈带我们进了面馆。要知道,在那个年代,夏天进冰棍房尝碗冰凉的绿豆粥,冬天在炉火旺旺的小屋里吃一碗花生、喝一杯白酒,就是很惬意的事了。平时如果上街吃碗辣椒炒肉的手工面,也是很奢侈的。

妈妈叫我们不吵不闹,坐定后,真的上了红白相间的辣椒炒肉面。我们几个狼吞虎咽,吃得大汗淋漓。只见小弟弟用弯弯的舌条,在碗里来回舔了几遍,大有挖地三尺之势。

我们擦擦满是油污的嘴,以为划上句号。谁知妈妈说,更精彩的在后面。随后,妈妈像母鸡带崽一般,吆喝着我们进了县城影剧院,让我们看戏,这是我们第一次开洋荤。舞台上的音乐奏起来了,幕布拉开。演员们踩着咚咚锵的拍子,时而飘逸时而庄重走到灯光前面来。

老生走着横八字步,步履蹒跚,抖袖理须,一副老爷像。

花旦长袖飘飘,碎步轻盈

如风,声音清脆,听起来像大珠小珠,滴在空中,滚到地上。

我们几个年少,最喜欢武生出场,随着急促咚咚锵锵的音乐,武生有时像闪电,一闪而过,有时似乌云,上下翻腾。还不时一会儿双枪对打,一会儿纵马飞奔。那舞刀棍的,十个指头拨弄灵活,眼花缭乱。台下有的瞪大了双眼,有的伸长了脖子,有的张大了嘴巴,有的情不自禁把手上的糖果花生硬币扔到台上,台上电闪雷鸣,台下巨浪滚滚。一台戏把剧院闹得云里雾里,观众看得如痴如迷。

记得当时,小弟弟看到一个演员空翻时,一激动,兴致勃勃离开座位,在走廊里也跟着一个空翻,只听到咚地一响,重重摔在地上,疼得他哎呀声不断,引得周围一片哗然。

看完戏,走出剧场,外面寒风呼啸,雪雹交加。

当时回家的乡村道路泥泞,我们穿着妈妈做的棉靴,有的进了水,有的被乱泥粘着像刚出土的湖藕,漫天大雪中鹅行鸭步跌跌撞撞。但我们不畏严寒,个个像是打完胜仗凯旋归来的战士,幸福无比。

那年,因腊肉被盗,虽然没大鱼大肉,但妈妈让我们上街看戏,我们感觉是最开心的一年,是妈妈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戏中丑角贼眉鼠眼老奸巨猾让我们知道世态炎凉。旦角戴冠护带稳重宽厚,让我们学到了刚正不阿正直大义的行事风格。武生表演让我们几兄弟好像浑身打了鸡血,全身有股腾云驾雾仗剑天涯神通广大之魔力。

后来,年成好了些,妈妈也不给我们办别的事情,每到春节临近,她就想方设法让我们走出大山,到县城那边看戏,成为了我们家的家风。

而今,我们走出偏僻乡村,在美丽中国的版图上添砖加瓦。我呢,不知是否受小时候熏陶缘故。业余时间爱看点书,爱到戏院看点戏,沾了一身洗不掉的书卷气。